

人物志
新論
顧氏家訓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駝署

人物志
新論

卷之四

四

人物志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怒喜狀潤而莫覩其真也惟至哲為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鬬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息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實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藝業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眾說之流流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櫛栝其効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藏積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宋阮逸撰

人物志目錄

卷上

九徵

體別

流業

材理

卷中

材能

利害

接識

英雄

八觀

卷下

七繆

效難

釋爭

人物志卷上

魏廣

平劉邵

著

奉新羅

蘭玉

校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微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情性之理其微而元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為萬物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睿外明聖人淳耀能兼

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
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照不能外光一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脈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亦各有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
質也氣清而明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
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
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宏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矻火之
德也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質亮直其
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踟踟
德容之動顯顯叩叩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響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
有回衍之聲大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
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慈然以端勇目之精矜然以強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
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
精神則窮理盡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
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憺之情在於色衰盛之形在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散外朗筋勁植
固聲清色澤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
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且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
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闇闇闇離無恒之人也無恒

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概也

體別第二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實無名故鹹而不齏淡而不醕質而不綆文而不續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達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計柔順安恕每在容寬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損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縷能在失結失在流宕晉博周給宏在覆裕失在瀝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機密精在元微失在遲緩樸實徑蓋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諳畧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說反也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懼而以抗為劇安其紆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怛竭其銳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懼慎之人畏憲多忌不戒其懷於為義而以勇為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楮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強其事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指為擊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瀾雜而以介為指厲其濁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砥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微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休動之人志慕超超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進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懷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樸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諂為諛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韜諱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遺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信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

樂毅
不倫
上法家

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業第三

三材為原習者為流
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品能有藏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藏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賈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止生是也膽力絕眾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非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左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是故王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任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王道得而臣道度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

材理第四

材理殊室理亦異趣
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

情說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元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微權畧機挽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宏博而高遠厯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理婉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頽灼而微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怏愕而不周浮沈之人不能沈思序疏數則詭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辨說則擬鏗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強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個儻而環壯繁清道則詭常而厭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之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若讚解者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擇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躊躇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眾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悞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善攻彊者下其威銳執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跬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

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喻人人不遠知則以為難諭以為難喻則怨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謀難迫故善難者微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安穩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怨構矣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必也聰能聽厚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業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是故聰能聽厚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膽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業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已眾理不以尚人聰察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嫌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果盡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說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恠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謫無道無冀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人物志卷中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量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爾大小寬宏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辯於已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難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寬廣則豈不能應難乎故能治大郡則亦

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有消息辨護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威猛之能。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公正之政，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諧合之政，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為國則執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任，為國則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辨一官而短於為一國。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矯拔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諧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虛公刻之，正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取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眾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取材也。

利害第二

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節清之業，善於儀容，發於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追，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傳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故為世之所貴。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眾，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忌，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

弊也為羣枉之所譽其為業也有敝有不常用故功大而終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不著精而且元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為業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智意之業本於原度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容矣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而不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為業也諳而難待故或先利而後害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康而且砥故其未達為也眾人之所識已達也為眾人之所稱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其敝也為詆訶之所怨其為業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眾伎倆之業本於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異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敝也民勞而下困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

接識第七

推己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而上無眾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術謀之人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識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畧之規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諧之權而不貴法教之常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趨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而不暢個儻之異言語之人以辨標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視取同體也則接洽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矣而不知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一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欲觀其一二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為人

務以流數計人之所長而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異則相遠反則相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抗為高談則為不遜遜讓不盡則以為淺陋言稱一善則以為不薄歷發眾奇則以為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為分美因失之難則以為不喻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已博以異類則以為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此偏材之常失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淺能各有名
英為文昌輝為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英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較其分數則勇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出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明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明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明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明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君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看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乃能成大業也

八觀第九 羣材異品志各異歸 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問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實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怨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問雜夫實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屬必有剛有屬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觀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存是屬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屬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屬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實勝則伎力為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強猛為禍權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愛惠分焉雖微狎不離助善者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問雜之情可得知也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言愛宜應贊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惡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上白也不善言應元也經緯元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察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為晦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疏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燿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疚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憚愠色厲然以揚妬感之色冒昧無常及其動作蓋並言辭是故其言其憚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竟覽者意憤益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微見於外不可奄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何謂觀其志實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今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志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強烈則任名生焉集於端質則令德滿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

此後
是
我
的
再
造

知也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計性遠不能公正依計似直以計計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微過節故曰直者亦許許者亦許其計則同其所以為計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許者偏也計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該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直詭情御反或失其實賢否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以敬為要道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道禮以敬為本樂以愛為主然則人情之所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履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眾人不與受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受接者似之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怨惡夫人之情有六機抒其所欲則喜不抒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姻以惡犯姻則妬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奮力之攻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訕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古讀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抒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抒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是故功烈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抒其能則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以下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

此致
尤妙
要也

其所長是故人較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姐也人情陵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以惡犯姐則姑惡生矣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而欲人之順己以伴愛敬為見異以偶邀會為輕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計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懷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許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計計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懷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懷懷也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為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亦盛著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元遠然後乃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反覆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合而俱用則明為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慊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達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悞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偽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下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察察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舉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量有小大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廢之說七曰觀音有一尤之失夫求訪之要不在多少然微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改信目故

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無所
不暢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為正也交遊之人譽不
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
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保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皆合而非或在其
中若有奇異之材則非眾所見而耳所聽不足以多為信是緣於察譽者也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苟不明實或疎善
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融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
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微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
志欲宏大心欲嘿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數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咏文
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
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悞之人也眾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
者也夫人材不同或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為偉器
者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速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
慎生畏懼謙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紆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而眾人之
察不慮其變者是疑於早晚者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損害之源在於非失故人無賢愚
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體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惡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
不尚也推而論之無他故為夫譽同體譽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
則序而不尚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及其名敵則能相一是故直者性倉好人行直於人而不能受人之訐
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徼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而不能出凌己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

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而眾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于體同也。夫人所處異勢，勢中壓富貴，遂達勢之中也。有賤窮置勢之壓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援者闢小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怨望者甚至歸非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天下皆富，則清貧者苦，必無委頓之憂，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貧則假求無所苦，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釣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眾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也。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矣。失緣之由，恒在二尤。一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元機，明異希，或以貌少為不足，或以瑰姿為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以巧飾為真實，是以早拔多譏，不如順次。夫順次長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為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貶，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眾智之雋也。荆叔色平而神勇，為眾勇之傑也。然則為傑者眾人之尤也，聖人者眾尤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得為第一，一州之第於天下為根，天下之根世有優劣，是故眾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已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眾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一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一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
知之難器效薦之難

福榮必爭去念釋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而無由得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眾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擬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深明沈漠則以為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為離畧曰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乎道政事則以為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負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畧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識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薦薦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

釋事第十二

賢善不伐况小事乎釋念去業必辭榮福

神

蓋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是故辭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取日躋都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朝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有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內歎己以自濟外謙讓以遊懼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